



散文

謝銘峯

民國五十五年生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

現職／

日本象設計集團

蜂火之城

散文組佳作 謝銘峰

鹽水一遊記事

進城

剛剛在火車上，散坐在同一節車箱裏，大夥個個都小盹了一下，沒一會兒工夫已經在新營車頭（車站）了，正設法找車子搭，好趕在三點的交通管制前進到鹽水鎮裏。公路局的車班不多，顯然不太來得及，正徘徊在街頭拿不定主意之際，被一名開小旅行車的司機攔上，按例要在價錢上打殺一陣，三兩句就成交了。一路上多少從司機口中打探些消息，以便在到鎮上之前讓情緒先進入情況，沿途不時可見賣安全帽、眼罩、口罩的攤子像是要上戰場前得在軍火販手中把裝備購齊了，才能擔保自己能全身而返似的，一攤接著一攤地沿街擺開，氣氛在往鹽水的路上已被這景象感染起來了。

車行約莫二十來分，已順利地駛入鹽水鎮，大夥下了車之後，便循著司機交待的方向，往熱鬧的地方走去。途中發現了一幢造型特殊，其狀古樸的八角樓，向住在裏頭的老婦問明了，才知道是處上過不少次電視的古蹟呢？修建的年代

約在明治十七年左右，起造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了。在八角樓逗留了好一會兒，約好作為晚上若不慎走散後集合的據點，隨後便順著大街遊往武廟去！

膏藥鋪——脫衣舞孃

才約午後三、四點許，武廟前的廣場已人販齊聚，儼然是一個中型規模的夜市姿態，隨意在廟前逛了幾攤，大夥的注意力已無可抗拒地向座落在廟前右側的膏藥鋪上匯集，原因自然不必多猜，前一夜趕赴小北門，看脫衣舞孃的宿願未了，到了鹽水鎮卻意外地檢了個現成的，凡是有種的血性男子，哪有不上：：不看的道理。沒多考慮地圍了上去，這一場理智與獸慾的掙扎一打就打了二個多小時，雖談不上大飽眼福，倒也真見識了這些江湖上久已耳聞、卻一直沒眼見親臨的賣藥兼賣肉的場面。主持人多半是口若懸河、愛吊人胃口以便半賣半送地推銷他的藥，帶著三兩位女徒弟，穿著輕薄帶鬚的三點式有色內衣，披掛了一件厚重的及膝長袍，在人群前遊走送示藥品，間或伴隨著樂音、在師父的指示之下，在眾人面前落袍起舞，時而迅雷不及掩目地展露她那稚嫩羞澀的紅棗玉鬚，還真是得目不轉睛地全神貫注呢，她動作之快，稍一閃失，就啥也甭瞧了。一群傻漢子，從老到小全到齊了，也全被那滿嘴給檳榔咬壞了牙的老師父耍得楞巴巴的，胃口都給吊瘦了，口水還得往肚裏吞呢！唉！難呀！男人、漢子沒當成，倒當了半個下午的傻子，告訴自己，下次不幹了！（哪知喔！）

備戰

離開廟前廣場邊上表演脫衣舞的膏藥鋪時，距離神轎啓程繞境的時間已剩下不到一個小時的光景了，大夥決定到不遠處一所學校的操場上去打理裝備，再上街找個攤子裹腹充飢，以便迎接隨時可能展開的蜂炮陣。

我們一行七個人，標準的配備乃一頂安全帽、耳塞、口罩、圍巾（或毛巾），一套捨得被炸壞的外套及長褲（褲子必須蓋到鞋子，以防流砲由褲管鑽入），一雙不怕踩的鞋、手套，外加一個套在頭盔外面，挖了孔可以瞧見外面的紙箱子，從頭到腳，無一處不設防，如此一來，個個都成了金剛不壞之身，膽子也跟著不小了起來。在一旁，有另一批遊客，看來也是頭一遭來，見我們一夥人這般仔細而週到的包裹自己，心生不安，派出一個代表靠過來問：「一定得這樣嗎？你們是不是以前來過？」掩住心底其實是怕死的原因不提，連忙回答：「喔，不一定哪，帶來了嘛，不用白不用，嘿：」後來，大夥笑著說，七個人裏，有五個是獨子，不可不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知道。

一個個包得像怪物似的逛上街去了，才發現只有我們七個人頭上有紙箱，想笑，有人手裏拿著一面塑膠布就上了的，更多的人，都只是一頂頂安全帽而已，不過也因為我們與眾不同，雜在人群中容易發現，想該是不怕走散了找不到，也好，這麼安慰自己。

開戰

時間已過六點了，還見街上不過稀稀人流，不若想像中的擁塞，雖有些失望，但也放了心，以為可以免去擁擠之苦。大夥聚在神轎出發的頭一條街上，一邊檢查裝備，一邊吃著熱狗，距離傳說中神轎出發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大夥還挺悠哉的，把紙箱手套先摘下來透透氣。不料，突然一陣砲聲響起，街上不知道從哪兒跑出來那麼多人，一會兒功夫，六米的街頭已被一片帽海填得水洩不通，熱狗還沒來得及吞下去的我們在一陣慌張混亂中趕緊恢復我們原先的怪物模樣，紙箱一單上，世界只剩一線方框，外頭儘是煙霧瀰漫，炮聲轟轟，除了清楚地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之外，竟像是與外界隔絕了。經人群沒命的一陣衝撞之後，七頭怪物瞬間被人潮吞沒，只剩我和阿侃守在一起，我緊緊地護著他，將無情而猛烈的衝撞擋在外頭，讓他有機會用手中的V8攝影機將眼前的亂炮飛竄，一幕幕拍下來，真可謂名符其實的捨命演出。

炮火自約一人半高的木造炮城上由下而上，一排排沒停地向前後轟去，只見不怕死的神轎像是被神靈附了體似的，在猛烈且密密麻麻的炮火中沐浴，沒有一絲退懼，穿過神轎陣（每回約有三二具轎齊跳）的炮火仍屬多數，便直奔人群，沒命似的飛竄，被擠在陣前的人牆，幾乎無一倖免，一線線火花像是要射穿人的身體般倏倏地打在人的身上，人群幾乎是慌張、害怕雜夾著一點瘋狂迎接了這神明出巡的第一場街頭炮陣。每個人心中的興奮也就此燃漫開來。隨後壯觀的人潮便尾隨神轎沿街遊行，準備隨時有商家將神轎攔住，推出該商自備的炮城，用炮火向神明表達心中的虔敬！

我和阿侃隨著人群在約五十公尺後的十字路口，迎上了第二個炮陣，由於是十字街口，地方寬大了些，炮城也大了些，人群自然是愈聚愈多。爲了要能安然地拍攝，我和阿侃退到人群的背後不遠處，把頭上的紙箱摘下來、攤開、擋在胸前，讓阿侃躲在我身後獵取鏡頭。又是一陣兇猛的炮火，幾乎將街上的人全用炮火洗過一遍。向神轎和人群平射的炮火結束之後，緊接著便是城頭上導線相連的煙火，向已漸漸漆黑的夜空射去，在空中展開一朵朵傘狀的光雨。也有另外架設在地面上，口徑大若煙囪的巨炮，轟隆的一聲，其聲之震撼不輸一門實炮，尤其就在近身之處不經意地轟出，體內臟腑全給拿起來摔在地上似的，該碎的都沒留下了。當這種不拿槍、不上戰場的兵的我們揣想著，這與真正的炮陣槍林應相去不遠了吧！

之後，就這麼一陣一陣地闖，繞了四分之一個鹽水鎮時，又回到了一開始大夥被沖散的那條街，這一路上已遭遇了大陣四五次，小陣無數，另外還有用手拿著有一個洋酒盒子還大些的游擊蜂炮，隨他高興愛向那兒射，地上腳下也不時有不知那兒扔來隨地就炸開的地面炮火，防不勝防。

轉戰

這時，我們已意外地找到了嚴重地和阿侃，看來他們也遭遇了不少砲陣，卻無明顯的損傷。四個人走在一起了，膽

子又更大了些，就在這個時候，人流忽然被卡在十字路口中央，不知那來的力量，將人陣整個擠得順時針轉了起來，不時傳來兇惡的叫喊：「閃開、閃開！」「來了，來了！」隨後又是一陣撞擠，人圍竟反著轉了回去，我們四人決定殺出重圍，彼此抓緊了，由我帶頭，向神轎的方向擠過去。沒想像中容易，不時有反向或橫向的人流撞得你不知天南地北，得不時抬望神轎，找人群結構鬆散處切入，迂迴前進。突然肚子猛地被撞了一下，像是插進根巨木似的，低頭一看，果然巨木，是神轎的抬手，向後猛一抽身，腰背上又撞來一下，回頭，瞧見另一個轎頂，不必看了，又撞上了另一支抬手了，才知道不知不覺中，已被夾在轎陣當中，前後一瞧，同時有五六把神轎出現在這一次炮陣裏，才想設法由側面脫逃，只見頭上忽然炸亮開來一簾像瀑布似的光，有整條街那麼寬，人群又開始瘋狂了，轎子也跟著前後左右地抖動起來，夾在轎陣中的我們自然挨了不少悶棍。就在這片慌亂之中，一巨砲城穿出人牆，嚇人地站在街的中央，我們的前方：：：這：：我：我們的媽呀！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呀！

那一簾瞬間將整條街照得像白天似的瀑布煙火還持續著，眼看著炮牆就要點燃了，沒特別拼命，也不必，只是將大夥緊緊地抱住，自然有力量將我們帶走，方向也不能依自己的意思了，所幸是偏離了正中央，被擠到側翼上了，但人群仍沒停地在兇猛地蠕動著。腳下突然覺得踩的不是地面，心一驚，轉頭一看，有一個人已有一半陷進人群的腳陣裏，只有一邊被人扶著，連喊帶吼地撐在那兒，顯然已撐了好一會兒，竟沒人理會。見不是，先放了懷中的阿侃他們，用力轉身，雙手使盡全身的力氣，還得大喊「底下有人哪，讓！」才把那人撈了起來，見他雙腳著了地，即刻再鑽進人群中找他們。這時炮火已像猛獸出籠般排山倒海而來。又抓住阿侃他們的時候，已經漫天白煙紅光，利劍似的火線就在身邊飛散開來，用盡剩下的吃奶的力氣，才又一塊兒自人群中退出來，靠在陣前的側面，心有餘悸地喘著剛剛接不上上氣的下氣，把這一場炮陣看完。

戰場速描

自第一聲炮火起，已開戰了一個多小時了，有了幾次實戰經驗之後才逐漸看出端倪來，原來在不過六、七條街方陣大的鹽水鎮上，就有三間大廟，供出六、七座神轎，分兩條路線繞著鹽水鎮街道巡行，每到一處陣地，先點燃橫披街道上空的瀑布煙火和零星的地炮以宣迎神轎，神轎便就陣落定，靜候商家將砲城推出（規模大小不一，視各家財力、誠意而定），再又先燃放一陣地面炮火，讓神轎躍跳著舞動起來，平射的蜂炮才隨後蜂湧而出，之後由向上空射發的城頭炮煙火做為每一炮陣的收尾。家家戶戶均設酒席宴客，不分熟陌，均可迎奉入座。神明浴蜂火為鎮民祈福，鎮民設炮城以彰顯財力、及對神明的虔敬之意。整個鎮準備的炮陣，每日可由初入夜的六時許轟到凌晨四點，其間或有路線交疊之處，諸轎齊聚，場面更是壯觀。民間蘊藏的活力之無限、驚人，由此可見一斑。

休戰——八角樓

大夥在一陣衝鋒陷陣之後，約九點左右，相繼在先前說好的據點——八角樓——會合，各自互報戰績，才知道走失的全、海鳴和朝元，又散成二隊，落單的刁、力、九最後才出現，戰果最是輝煌，身後外衣上被炸開的二個大洞可做佐證，被視為戰勛般地鑲在背上，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休息了好一會，各自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之後，議定再去闖一個陣頭便離開。將準備的口糧飲料拿出來安撫早就噁哩咕嚕亂叫的肚子，上上廁所，喘口氣，又上街去了。大夥決定，此去，要衝進砲陣的核心裏去，視死如歸地沒入人群，往最熱鬧的遠處飛奔！

決戰——好春園

時間已是入夜的十一點左右，跟著人群來到了一家名曰好春園的店口，人群同四五座神轎就此停住，經驗告訴我們這裏將有一個陣頭，由前後披掛在街道上空的瀑布煙幕所圍出的範圍，及另有專人以擴音器詳細地介紹推測，這將是個數一數二，可能僅次於廟設的民設砲陣，經路人傳述求證，才知道這家好春園是鎮上最大最享名氣的「查某間」（女人間，意即鄉名曰茶室，城人叫妓院），廣告中介紹該砲城有三層砲塔，為數二十萬發，耗資十萬餘，約可持續二十分鐘，為軍方兵工廠協助設計製造（女人間與軍人的曖昧關係在鄉鎮級的平民社會中更見露骨且視如當然平常）。

大夥這次終於七個人全在一起了，膽量體力都充實了之外，尤其慶幸最後一把能意外地趕上個真正的砲陣。由於擴音器中的主持人懂得運用眾人的情緒造勢，兩聯瀑布煙火施放過後，已群情激越，三層的砲城利用電力一層層地昇起之際情緒被逼到了高點。這次決心留在陣前的我們努力地抱著彼此，在人群中掙扎著不被擠出去。在眾人的期待中，地面砲火在神轎的跳躍間竄開來，接著便是平射的砲火轟地射出，迎在正面的我們傾刻間被火線網住，抱在一起打著圈跟著神轎瘋了似地叫著跳著，任砲火在身上炸開，被我們圍護在中間的阿侃也只能搶拍了幾秒鐘，便再也控制不住大夥，抱著機器跟著跳著。剎時身邊一片火光，眼看著著長了眼似的蜂炮朝你飛來，在你眼前炸開，或自地面橫掃而過，再竄上身來，最叫人為之心驚但卻又忘神其中的，是那的確大過今晚所有的砲陣的砲火，其火線之密如灌，氣勢之壯如海潮飛砂。待我們精疲力盡地側入陣外回看時，才驚見那可怕的砲火之兇猛，而自己竟曾身在其中。不久，整座砲城燒了起來，城頂的煙火似離了弦的箭向上劃開了萬道光柱，在上空接上滿罩街空的鮮麗火花，人們祈福敬神的心意在天空裏閃亮地潑灑開來，那火樣的煙火像是鎮民心中的笑容，一朵朵地在年節的最後一個夜空笑開，神明跟著人們舞在一起，好近好近，共同祈願這一年的惡運霉氣全在烽火間驅離炸散，彼此祝福，且齊心相信，來年的好運道必在神明的庇佑之下到來，因為、這一夜，他們曾如此誠心地奉獻，如此親近地與神共舞。

收兵——停戰

隨著炮火的幕落，讓出片刻寂靜的夜空，沒有太被興奮與疲倦淹沒的人若知抬頭，可以發現好圓的月早已高掛，像是懂得今夜天空上的主角不是它似的，靜靜地等在一旁，給還沒進城的遊客招呼指引，為踏上歸程的我們送行，一陣轟轟烈烈的炮火佔據了大半個鹽水的夜空，離開鹽水鎮之際，回眺高懸的月圓，更見其恬靜、可人與貼心。

鹽水的夜仍轟然地持續著，我們已滿足而盡興地走在往新營的路上。鹽水的烽火沒叫人失望，更叫人難忘的是鎮民親切好客的純樸。烽火、神轎、人群；鎮民、遊客、脫衣舞孃，帶來一份期待，帶回滿滿的感動，有關於神和人之間，人和人之間的，也有關於古老的社會和信仰，傳統的執著與變遷的抗衡之間的。值得深深領會，細細咀嚼……。

（·鹽水一遊，一行七人，無人傷亡，全身而返，至新營無車歸返，無宿可投，流落站前廣場至凌晨一時許，才巧遇入鹽水時的小包車，賤價送大夥回台南，在高速公路上清晰可見那火光冲天的一角，無疑的就是——鹽水！）

正月十七寫于台中